



Virginia Woolf

吴尔夫文集

幕间

[英]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谷启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幕间



吴尔夫文集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谷启楠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幕间/(英)吴尔夫(Woolf, V.)著;谷启楠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4

(吴尔夫文集)

ISBN 7-02-004106-X

I. 幕… II. ①吴…②谷…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70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李 博

幕 间

Mu Jian

[英]吴尔夫 著

谷启楠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106-X/C·54

定价 11.00 元

前 言

《幕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绝笔之作。她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原定名为“波因茨宅”)，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手稿，但她对此并不满意。她在给出版商约翰·列曼的信中说，这部小说“太不足道，太粗浅”，“太愚蠢，太琐碎”，^① 不能出版。她本来是准备认真修改书稿的，但还没来得及做，便于三月二十八日投水身亡了。《幕间》于一九四一年七月正式出版。

要理解《幕间》，首先必须了解其创作背景。弗吉尼亚·吴尔夫在创作此书期间，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逐步升级的过程，包括慕尼黑危机、英法对德宣战、巴黎沦陷、英国战役、德军空袭伦敦等。她曾亲眼见到德军战机飞过苏塞克斯郡田野上空去轰炸伦敦。她自己在伦敦的两处房子都被炸成了废墟。她认识到人类文明可能毁灭，意识到自己一生钟爱的生活方式将会消失，因此心中充满忧虑和痛苦，同时也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另外，战争使吴尔夫联想到死亡。她经常想起在西班牙内

^① 转引自马克·胡塞的《弗吉尼亚·吴尔夫 A 至 Z》：档案事实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 27 页。

战中阵亡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以及其他过世的亲人,包括她的哥哥、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姐姐;她也常联想起自己幼年时遭受同母异父的哥哥性侵犯的情景。她意识到,人们有一种“集体意识”,各人的历史中都有一种“共同的成分”。^① 这又促使她对人生进行深刻的思考。

此外,吴尔夫在一九四一年还着手写作一部评论英国文学史的专著,只完成了第一章及第二章的一部分。她对于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思考也渗透到了小说《幕间》之中。

《幕间》讲述的是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天发生在英格兰中部一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村庄里的故事,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画卷。作者使用复调小说的方法,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主要叙述乡绅巴塞罗缪·奥利弗一家的故事,另一条叙述拉特鲁布女士指导村民演出露天历史剧的故事。这两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图景。作者用这种方法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艺术与人生、舞台戏剧与人生戏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奥利弗一家及其邻里的故事,我们了解到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喜怒哀乐。老年人充满怀旧情绪,留恋过去的生活和古老的传统;中年人不同意自己的婚姻,渴求真正的爱情;许多人对德国入侵的危险忧心忡忡。轰鸣而过的战机与美丽的田园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村里人的生活看似

^① 转引自马克·胡塞的《弗吉尼亚·吴尔夫 A 至 Z》:档案事实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 28 页。

恬静平和,实际上却充满矛盾和缺憾。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日渐疏离。例如,伊莎贝拉与丈夫关系不好,暗恋一位乡绅农场主又不可能有结果,她的艺术才华也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因而感到困惑和痛苦。除了现代人的疏离这一主题外,小说还密切关注人类的暴力倾向和人类文明的倒退趋势。小说中描写了贾尔斯·奥利弗把一条蛇及其口中的癞蛤蟆踩得稀烂。这一情节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背景下具有多重寓意,既象征以暴力制服弱肉强食,又暗喻人类也有使用暴力的野蛮倾向。作者似乎在向我们发出警告:人类已从大自然的保护者沦为破坏者,人类文明正在倒退。

另一方面,通过拉特鲁布女士指导村民演出露天历史剧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位艺术家对英国历史的回顾和对英国文学史的批判性介绍,也了解到她在艺术上力图创新的观点以及失败的苦恼。在节庆活动中表演露天历史剧是英国民间的传统,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很流行。拉特鲁布女士编导的露天历史剧采用了戏谑性模仿的手法,并综合使用了话剧、哑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全剧包括表现古英语时代的序幕、中世纪的歌曲、表现伊丽莎白一世的塑像剧、后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个话剧中的一场、表现“理性时代”的塑像剧、复辟时代的话剧、表现维多利亚时代的戏剧(包括序幕和活报剧)、表现“现在”的场景以及结束语。这部露天历史剧有狂欢化的特色,充满幽默、调侃和讽刺,颇具颠覆性,其中不乏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感悟。它一方面暴露人性,针砭时弊,揭示现实世界的支离破碎和现代人的疏离倾向,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善终将战胜恶的真理,歌颂了青春和爱情的胜利,给忧虑和绝望的气氛增添了些许乐观

情绪。

拉特鲁布女士这个人物十分引人注目。她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失意的艺术家。她有社会责任感,以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现实为己任。她在编导这部露天历史剧时试验了许多新的表现方法。最突出的是,她在剧中大胆使用多种艺术形式和手法;她安排了一次较长的幕间休息,以便让观众感受“现在”;她让许多演员用镜子照观众,以帮助观众认识自己。然而,她独具匠心的艺术并没有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可,甚至遭到了抵制。她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失败,甚至等于死亡。拉特鲁布女士的形象自然使人联想到弗吉尼亚·吴尔夫本人。吴尔夫一生特立独行,在艺术上不懈地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创作思想,试验了许多新的创作方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她一贯追求完美,对自己的后期作品并不满意,她曾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九日的日记里说:“我突然想,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那就是,从事写作的‘我’已经消失了。没有观众。没有反响。这就是一个人的部分死亡。”^①从拉特鲁布女士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吴尔夫的影子。

此外,《幕间》这一标题也有深刻的寓意。从字面上讲,它指露天历史剧的幕间休息;从比喻意义上讲,它可以指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也可以指舞台戏剧与人生戏剧的交替。舞台戏剧落幕了,人生戏剧仍在上演;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永无止息。

弗吉尼亚·吴尔夫写《幕间》时,艺术技巧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她在先前几部小说里使用过的各种技巧和手段几乎

^① 见第1页注①。

全在《幕间》里得到了体现。为了塑造人物性格,她采取了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并用的方法,从多元视角展现多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的幽默和讽刺可谓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她的象征十分奇特,寓意深刻。她对语音修辞手段的运用更是纯熟,头韵、尾韵、谐音、象声词俯拾皆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吴尔夫在小说里使用了大量经典文学的引语和典故,对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有重要的意义,需要仔细玩味。

总之,《幕间》是一部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小说,与吴尔夫的其它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值得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关注。

译者在翻译此书时,借鉴了“功能对等”的原则,力求最自然、最近似地再现原著的风采,特别是人物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但遗憾的是,由于中英文在语音上差异甚大,原著中有些精彩的语言特点难以恰当表达。另外,因时间和精力所限,只对原著中的部分典故做了注释,希望读者谅解。

谷启楠

说 明

弗吉尼亚·吴尔夫辞世时,虽然已完成本书手稿,但尚未做付印前的最后修改。我相信,她若在世,不会对此手稿做重大的或实质性的变动,但在交付最后校样前有可能做许多细微的订正或修改。

——伦纳德·吴尔夫

本书主要人物表

巴塞罗缪·奥利弗(昵称:巴特,巴迪):曾任英国印度事务处官员,已退休。

贾尔斯·奥利弗:巴塞罗缪·奥利弗的儿子,股票经纪人。

伊莎贝拉·奥利弗(昵称:伊莎):贾尔斯·奥利弗的妻子。

露西·斯威辛太太(昵称:辛蒂,巴蒂;绰号:“老薄脆”):巴塞罗缪·奥利弗的妹妹。

拉特鲁布女士(绰号:“专横”):露天历史剧的编剧和导演。

鲁珀特·海恩斯:乡绅农场主。

海恩斯太太:鲁珀特·海恩斯的妻子。

桑兹太太:奥利弗家的厨师

G. W. 斯特里特菲尔德:教区牧师。

曼瑞萨太太:来访的客人。

威廉·道奇:来访的客人。

艾伯特:村里的傻子。

坎迪什:奥利弗家的仆人。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他们坐在窗户朝花园的大房间里，谈论着挖污水池的事。郡政府曾答应把水引进这个村子，但至今尚未兑现。

海恩斯太太是一位乡绅农场主的妻子，她的脸酷似鹅脸，眼球突出，好像看见了路旁排水沟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她虚情假意地说：“夜色这么好，怎么谈起这事来了！”

随后是一片寂静；一头奶牛咳嗽了一声；于是她说，多奇怪呀，她小的时候从来没怕过奶牛，只怕过马。可是，那时候，她很小，坐在童车里，有一匹拉车的大马经过她身边，差一点碰上她的脸。她对坐在沙发上的老先生说，她的家族在里斯克德镇生活了有好几百年。教堂院子里有坟墓能证明这一点。

一只鸟在外面咕咕叫。“是夜莺吗？”海恩斯太太问。不是，夜莺不会到这么远的北方来。那是一只习惯于白天觅食的鸟，它在暗笑，因为它白天找到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有毛虫、蜗牛、小砂粒，它连睡觉时都在暗笑。

坐在沙发上的老人是奥利弗先生，曾是政府印度事务处的官员，现已退休。他说，如果他没听错的话，他们选定挖污水池的地点就在当年古罗马人筑的大路上。他说，你从飞机上仍然

看得见大地上的累累伤痕，有清楚的印记；那些伤痕有布立吞人^①留下的，有古罗马人留下的，有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宅邸留下的，还有犁铧留下的，因为拿破仑战争^②期间有人在这座小山上犁地种麦。

“可是你不记得……”海恩斯太太开始说。是啊，他不记得了。然而他确实还记得——他刚要告诉他们他还记得什么，外面突然传来了声音，他的儿媳妇伊莎走了进来；她梳着辫子，穿着一件晨衣，上面有褪了色的孔雀图案。她像一只天鹅，径直游了进来，受到制止便停了下来；她惊奇地发现屋里有人，灯也都亮着。她抱歉地说，她一直陪生病的小儿子坐着。刚才他们谈什么来着？

“谈污水池的事，”奥利弗先生说。

“夜色这么好，怎么谈起这事来了！”海恩斯太太又说一遍。

关于污水池的事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或者关于别的什么事？伊莎很想知道，她朝乡绅农场主鲁珀特·海恩斯歪了歪头。她在集市上见过他，在网球聚会上也见过他。他曾递给她一个杯子和一个网球拍——仅此而已。可是她一看见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就感觉一种神秘，一看见他沉默不语的样子就感觉到一种激情。她在网球聚会上就有这种感觉，在集市上也是如此。现在是第三次了，她又产生了这种感觉，尽管没有前两次强烈。

“我记得，”老人打断了她的思绪，“我的母亲……”他记得他的母亲身体壮实，常把茶壶罩锁起来；然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她送给他一

① 古代不列颠岛南部的凯尔特族居民。

② 发生在1800至1815年期间，以拿破仑战败于滑铁卢告终。

本拜伦^①的诗集。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告诉他们，他母亲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了他一本拜伦的诗集。他停顿了片刻。

“她在美之中行走，就像夜晚，”^② 他背诵着拜伦的诗句。

然后又背了一句：

“于是我们不再漫步于月光下。”^③

伊莎抬起头。这些词语形成了两个圆环，完整的圆环，托着他们两个人——她和海恩斯——像两只天鹅，并载着他们顺流而下。可是他雪白的胸脯上缠了一圈肮脏的浮萍；她那双像鸭蹼的脚也缠上了浮萍，是她那个当股票经纪人的丈夫干的。她坐在三角形的椅子上摇晃着身子，深色的辫子垂了下来；她的身子包裹在褪色的晨衣里面，活像一个长枕头。

海恩斯太太已经意识到他们两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它萦绕着他们，把她排除在外。她等待着，就像一个人离开教堂之前等待着管风琴的音符逐渐消逝。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汽车往玉米田里的红别墅驶去的时候，她要在汽车上毁掉这种感情，就像鹁鸟啄掉蝴蝶的翅膀。她待了十秒钟后，站了起来，停留片刻；然后，她似乎听见最后的音符消逝了，于是向贾尔斯·奥利弗太太伸出了手。

然而伊莎仍然坐着，她本应在海恩斯太太起立时站起来的，可她仍然坐着。海恩斯太太用一双像鹅眼的眼睛瞪着她，嘴里咕哝着：“贾尔斯·奥利弗太太，请你友好一点，承认有我这么个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

② 此句出自拜伦的诗《她在美之中行走》。

③ 此句出自拜伦的诗《于是，我们不再漫步》，是全诗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组合。

人……”贾尔斯·奥利弗太太不得不响应，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穿着褪色的晨衣，辫子垂到双肩。

在初夏的晨光里，可以看见波因茨宅是一座中等大小的住宅。它绝不是旅游指南里提到的那种房子。它太普通了。然而这座有一个直角侧翼的灰顶白墙建筑物却是一个理想的居所；尽管它运气不好，被建在草场低处（它周边的高埂上有一排酷似流苏的树木，因此炊烟可以袅袅上升，直达树梢的秃鼻乌鸦巢），可是仍然令人向往。人们乘车路过这里的时候总会互相议论：“不知道那幢房子将来会不会进房地产市场？”他们问司机：“这儿住的是谁呀？”

司机不知道。奥利弗家族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买下了这块地产，他们和韦林家族、埃尔维家族、曼纳林家族、伯内特家族都没有亲戚关系。那几个老家族相互通婚，就连死后躺在教堂院墙底下也还是纠缠在一起，像常春藤那样盘根错节。

奥利弗家族在那里才住了一百二十多年。然而踏上波因茨宅的主楼梯（另外还有一个楼梯，仅仅是个架在房后供仆人使用的梯子），就可以看见一幅肖像画。上到半楼梯处，一角黄色锦缎显露出来；到了楼梯顶端，一张涂满脂粉的小脸、一个缀满珍珠的大头饰立即映入眼帘；这位也算个老祖宗吧。楼道里有六七间卧室，都敞着门。那位男管家以前当过兵，后来娶了一位勋爵夫人的女仆；还有，在一个玻璃橱柜里陈列着一块手表，它曾在滑铁卢战场抵挡过一颗子弹。

现在是早晨。青草上沾满露珠。教堂的大钟响了八下。斯威辛太太拉开卧室的窗帘——褪了色的白印花布窗帘，从外面看十分悦目，绿色的衬里给窗户增添了几分绿意。她站在那里，用衰老的手摸着插销，抖动着将它拉开。她是奥利弗老先生的

妹妹，是个寡妇。她总说想置办一处房产，也许是在肯辛顿区，也许是在邱园，那她就能常去肯辛顿公园^①了。可是整个夏天她还是住在这里；当冬天哭泣着把潮气洒满窗玻璃，并用落叶堵塞排水沟的时候，她说：“巴特，他们当初为什么把这房子建在低处，而且还朝北呢？”她的哥哥说：“很明显，想避开大自然。要把家里的马车拉过湿泥地不是得用四匹马吗？”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关于十八世纪那个令人难忘的冬季，当时这所房子被大雪封了整整一个月。而且大树都倒了。因此每年冬季来临的时候，斯威辛太太都要躲到黑斯廷斯市^②去过冬。

然而现在是夏天。她已经被鸟儿吵醒了。它们唱得多欢啊！它们抢着迎接黎明，就像唱诗班的男孩子们抢着吃一块冰点心。由于鸟鸣不绝于耳，想不听也不行，她便伸手拿过平素最爱读的书——一本《历史纲要》，从凌晨三点到五点花了两个小时思考皮卡德利^③一带的杜鹃花森林；她知道，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大陆还没有被一条海峡分隔开，还连成一片；她知道，那个时候森林里生活着许多怪物，它们长着大象的身子、海豚的脖子，喘着粗气，往前涌动，慢慢扭动身躯；她设想它们都是大声吠叫的怪物，是禽龙、猛犸象，还有乳齿象。她一面抖动着插销打开窗户一面想，我们大概就是它们的后裔吧。

她实际上用了五秒钟（但心里觉得时间要长得多）就把用托盘端着蓝瓷器的格雷斯本人与原始森林里水汽蒸腾的绿色灌木

① 肯辛顿区、邱园、肯辛顿公园都在伦敦市西区。

② 黑斯廷斯市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苏塞克斯郡。

③ 皮卡德利现在是伦敦市的一条街，并有一个皮卡迪利广场。

丛中低声吼叫的厚皮怪物区分开来了；房门打开时，那怪物正要毁掉一整棵大树。她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此时格雷斯放下托盘说：“太太，早安。”格雷斯喊她“巴蒂”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目光分成了两半，一半看着沼泽里的野兽，另一半看着穿印花衣裙、戴白围裙的女佣人。

“鸟儿唱得多欢啊！”斯威辛太太随口说。现在窗户敞开了；那些鸟儿肯定是在歌唱。一只善解人意的鹅鸟跳跳蹦蹦地穿过草坪，鸟喙之间有一团粉红色的胶状物在蠕动。看到这一情景，斯威辛太太渴望在想象中继续回忆过去，因此她停了一会儿；她喜欢让自己的想象飞进去，飞向未来，或侧身飞进无数走廊和小巷，从而增加这个瞬间的内涵；可是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就是在这间屋里训斥她的。“露西，别张大嘴站着，要不然风就会……”多少次了，她母亲训斥她，就在这间屋里——“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里，”她的哥哥常这样提醒她。于是她坐下来吃早茶，像任何一个老夫人那样，高鼻梁，瘦面颊，戴着一只戒指，还戴着几件首饰，都是那个既穷酸又讲究的旧时代所常见的，包括她胸前那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

早餐以后，两个保姆推着一辆童车在台地上慢慢走来走去；她们一边推车，一边聊天——既不是制造信息弹丸，也不是相互出主意，而是在嘴里搅动词语，就像用舌头搅动糖块；糖块融化成透明状时，散发出粉红色、绿色和甜味。今天早晨的甜味是：“厨师为芦笋的事把他训了一顿；她来电话的时候，我说：那件演出服配上衬衫多漂亮啊”；这些话又引出关于一个人的某些事；她们就是这样在台地上走来走去，嘴里搅动着词语的糖块，同时

推着童车。

真是遗憾，波因茨宅的建造者竟然把房子建在了洼地上，其实这块位于花园和菜地后面的高地当时已经存在了。大自然本来提供了建房的场地，人们却偏要把房子建在洼地上。大自然本来提供了一片草泥地，平展绵延一英里，然后突然倾斜，伸展到睡莲池边。这块台地很宽敞，能容得下那些倒伏的大树之中任何一棵的树影。在台地上，你可以在树阴下任意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些树两三棵靠得很近，树团之间有一定的空间。树根穿破了草泥层；形似骨骼的树根之间长着野草，像绿色的瀑布，像绿色的软垫，草丛里开满鲜花，春天是紫罗兰，夏天是紫野兰。

艾米正讲着某个人的事，手扶童车的玛伯尔突然转过身来，词语糖块也咽了下去。“别挖草啦，”她严厉地说。“乔治，快过来。”

小男孩乔治落在她们后面，正在挖草。坐在童车里的婴儿凯洛突然把小拳头伸到了被单上，毛毛熊玩具就被碰到了车外。艾米只得弯下腰去捡。乔治还在挖草。鲜花在树根形成的角落里面灿烂地开放。一层薄膜又一层薄膜被撕掉了。那朵花闪着柔和的黄光，一种从薄薄的法兰绒底下透出来的柔和光芒；它照亮了眼睛后面的眼窝。心中所有的黑暗都变成了一座充满黄色光芒的大厅，散发着树叶的气味和泥土的气息。那棵树就在那朵花的后面；那草、那花、那树是一个整体。男孩跪在地下挖着，他捧起了一朵完好的鲜花。然后，传来了一声吼叫，一股热气和一缕粗糙的灰白头发突然来到他和花朵中间。他跳了起来，吓得差点跌倒；他看见一个尖头顶、没有眼睛的可怕怪物迈步向他走